

書
頁

大字宋刊

註

詳

五經備旨讀本

本書內容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胎簪山至桐柏
山而始大故禹
之導淮必自此

而始由是而東
沂水入泗泗水
入淮會合二水

東流而入于海
而淮水有安瀾
之慶矣

○九州攸同
洪水橫流九州

何有于攸同哉
禹則導山窮其

脈絡導水順其
疆域勤勞八年

功施既畢所以
九州疆域雖殊

而平治無不同
也

○四海會同
四海之水若大

若小無不歸蓋
而各有其歸蓋

總結上文言九
州四海水土無

不平也

寄傲山房藝譚纂輯御案書經備旨卷之六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庭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鴻 章揚克 聯氏訂

無逸全旨

篇首無逸字通冒一篇首三節舉君子小人
言之欲成王以勸為法以逸為戒昔在四節
舉商君之無逸告之厥亦四節舉文王之無
逸告之繼自今二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
商紂之繼逸我聞二節舉古人不秉忠言者
勉之自殷王三節舉古人不治非誇君勉之
末節致丁鑒之意

首節旨

此泛言能無逸之君子以為一篇之主君子
對小人看舉指古來聖賢諸君說○所即王
敬作所之所謂身與之習心與之安是居其
所之謂非居處之所也

先知節旨

此承上文而推君子所以無逸之由先知則
知意相呼應先知活看非必皆未為君時口
氣只起下乃字耳逸指君位言蓋人君崇高
福貴本自安逸也先知之知其事則知之
知知其情當串看則字尤重乃汲汲不暇不
遑意○則知內有思艱圖易以遂其依意

相小人節旨

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小人對上
文君子言○然知正不易言也○不知與先

周書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無逸成王初政周公懼其逸也故作是書以告
之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其意深遠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君子乎從來聖帝賢王皆君子也一心之內其為存主居安之所者具有
嚴天命畏民畏之思凡動靜食息皆不少離其兢兢業業之情焉純之至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者也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計且亦思君子何以能所無逸乎凡人
功莫盛于稼穡故訓無逸而首及之之不知稼穡者必曰溺于安逸故人

君身居九重須洞悉民隱知農夫祈寒暑雨耕耘收穫所受許多艱難方以
此心而居安逸之君位則臨馭之日必知百姓倚靠稼穡為生凡所以重民

小相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艱難

然則諷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而不知自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
則戒懼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
至于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言古之王者實有所其無
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久之效也

用有資貢賦可知反乃逆與上不同此是以逸樂言諍誕分

定而利源開矣言行皆逸之所致

以制國之用如九州之庶土有肥瘠高下之不

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各州所

出又何者為長焉

○祇台德先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舊勞二句正知稼穡

禹既治定功成下勿三平不特中宗也○嘉靖據成功言

矣又自以為德蔚然教化之內為嘉熙然休養之中曰靖

者表正天下之高宗以和為無逸之實其永年乃和所致

之本也惟承誕敷之心敬我之德以為天下先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

于四海可知○又及不特高宗也○祖甲以仁為無逸

此史臣贊禹之成功也漸者御案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之詳矣然自孔

浸漬之深被者安國以祖甲為湯孫太甲後儒多從其說二

覆賓之廣湖南太甲何以致在中宗高宗後註疏謂以立年

極處則暨之地多少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似亦可通第不

北遠故漸被與知太甲之及稱祖甲何自而助孔安國謂殷

暨因有淺深也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穎達又謂殷有祖乙

宗知在上之不可逸也故其修已嚴而莊重恭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戒懼

無念不一于敬于是知吾心之內有當然之天理焉遂以檢律其身而凡視

聽言動好惡用舍無不求夫天命之本其修已者至矣至于治民則知民心

可畏民生難保凡敷政立教以治之者皆祖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其治

民者勤也由是敬心常凝自得享國承久之效蓋敬則此心常存精神內固身自康健且天亦眷佑之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

乃雍不敢荒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末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故備知艱難也雅和

也發言和順當理也嘉靖者禮樂教化使民安居樂業也乃雍者和發于身

嘉靖者和達于政無小人以上是敘其無逸之由即位三句言其恭默思

怨者和著于民也○道中有無逸之意其惟下六句三層言無逸之實三

層以和為主不平看相因落言乃雍言字兼政教號令說雍者言皆順于理

也不敢荒寧二句貼臨民說荒就事言寧就心言教養工夫全在不敢荒寧

內嘉靖二字就成功言至于二句就民言根上嘉靖說出無

或怨者違拂不發于心詛詖不形于口皆化之使歸于和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

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弟祖甲

周公曰節旨

以下三節承首節之意而實其人此節舉中

宗無逸之事以逸之也嚴禁四句分修已治

人平看皆無逸之所在也○中宗以敬為無

逸之實其永年皆敬所致

其在高宗節旨

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舊勞二句正知稼穡

知民依處其惟六句自身而政而民相推說

下勿三平不特中宗也○嘉靖據成功言

蔚然教化之內為嘉熙然休養之中曰靖

者表正天下之高宗以和為無逸之實其永年乃和所致

之本也惟承誕敷之心敬我之德以為天下先焉

在祖甲節旨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

民此獨言治民者能善其政則能敬修其身

可知○又及不特高宗也○祖甲以仁為無逸

之實其永年皆仁所致

案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之詳矣然自孔

安國以祖甲為湯孫太甲後儒多從其說二

覆賓之廣湖南太甲何以致在中宗高宗後註疏謂以立年

極處則暨之地多少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似亦可通第不

北遠故漸被與知太甲之及稱祖甲何自而助孔安國謂殷

暨因有淺深也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穎達又謂殷有祖乙

暨教說四海者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也祭傳

意旨一傳誰不所據者一以經文世次甚明一以鄭康成謂

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而逃

之民間故以是為不義惟王之証則祖甲之

畏無怠荒之志是一王者能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後王之無逸者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此下又即周先王告之言大

無逸故先述其周公曰嗚呼所其無逸者固當法乎古王然商猶異世也

源流之深長也亦惟我周太王王季能開無逸之源蓋太王者基王述王

季者勤王家王業之由始也然其心則克自謙抑無縱肆之情克自敬

畏無怠荒之志是一王者能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後王之無逸者也

不矜式人之軌
範治化之功至
此成矣
○商書
○表書
仲虺解湯伐夏
之慚而告之也
言天乃錫王勇
智以表正萬邦
之民正欲仔肩
時父之責匡扶
世道庶萬邦之
正也者于此取
正也

○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
王既不邇不殯
固有以端出治
之本矣由是推
之此心以用人則
德之懋者極其
爵祿之榮不至
德浮于官亦不
至官浮于德功
之懋者極其錫
予之厚不至功
浮于賞亦不至
賞浮于功
○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
王之心也則
克寬廣大中有
節制不以縱弛
爲寬也王之行
與知稼穡意能
法文王則政不
妨民不擾上

自時厥後節旨
此泛舉三宗以
後之不能無逸
者以示戒也
不知與先知反
不聞與則知反
惟耽樂與敬
和仁反故其享
國與三宗異
厥亦惟我節旨
此將論文王之
無逸欲成王舉
耳目目之所逮
以爲信從而先
述太王王季能
開無逸之源
者以發之○縱
肆怠荒俱與無
逸反抑畏非
無逸乃無逸之
本謂之克自者
見其真能用
力而非勉強也
文王卑服節旨
自此至惟正之
供皆言文王無
逸之實此言
其崇素儉也二
句相形串說要
見所性不在
彼而專在此意
即字重看
○微柔懿恭節
旨
此節上三句是
恤孤獨下三句
是勤政事懷
保惠鮮俱就安
養說成和由惠
鮮懷保來自
朝至三句重文
王心上勤勞看
○然安養斯
民非盛德之至
者不能也○咸
和即懷惠之
澤擴而大之使
無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節旨
此戒佚遊也上
四事皆文王無
逸之實而
善繼抑畏之心
者也
繼自今節旨

萬爲小人與宗
高之愛暨小人
適相類皆是
習勞民間之意
耳若註疏所據
惟以國語祖
甲亂之二語而
史遷股本紀亦
有祖甲淫亂
之言不應與二
宗齊舉也既以
祖甲爲太甲
不得不以舊爲
小人謂小人之
行及處桐悔
過而後起而即
位爰知小人之
依也也要之世
代久遠傳疑不
一今錄諸儒之
說以備考訂

文王卑服節旨
自此至惟正之
供皆言文王無
逸之實此言
其崇素儉也二
句相形串說要
見所性不在
彼而專在此意
即字重看
○微柔懿恭節
旨
此節上三句是
恤孤獨下三句
是勤政事懷
保惠鮮俱就安
養說成和由惠
鮮懷保來自
朝至三句重文
王心上勤勞看
○然安養斯
民非盛德之至
者不能也○咸
和即懷惠之
澤擴而大之使
無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節旨
此戒佚遊也上
四事皆文王無
逸之實而
善繼抑畏之心
者也
繼自今節旨

文王卑服節旨
自此至惟正之
供皆言文王無
逸之實此言
其崇素儉也二
句相形串說要
見所性不在
彼而專在此意
即字重看
○微柔懿恭節
旨
此節上三句是
恤孤獨下三句
是勤政事懷
保惠鮮俱就安
養說成和由惠
鮮懷保來自
朝至三句重文
王心上勤勞看
○然安養斯
民非盛德之至
者不能也○咸
和即懷惠之
澤擴而大之使
無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節旨
此戒佚遊也上
四事皆文王無
逸之實而
善繼抑畏之心
者也
繼自今節旨

文王卑服節旨
自此至惟正之
供皆言文王無
逸之實此言
其崇素儉也二
句相形串說要
見所性不在
彼而專在此意
即字重看
○微柔懿恭節
旨
此節上三句是
恤孤獨下三句
是勤政事懷
保惠鮮俱就安
養說成和由惠
鮮懷保來自
朝至三句重文
王心上勤勞看
○然安養斯
民非盛德之至
者不能也○咸
和即懷惠之
澤擴而大之使
無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節旨
此戒佚遊也上
四事皆文王無
逸之實而
善繼抑畏之心
者也
繼自今節旨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
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

夫太王王季已開無逸之源矣而繼于其後者非文王乎凡人君厚于奉
身則必輕于爲民文王深知稼穡之艱難故所服者皆裁損簡約只專心
致志于民于是幹其安民之功思除其殘化其暴服斯民于和平焉又布其
義民之功每思制田里教樹畜以升斯民于阜成焉是皆無逸之心亦抑畏
之念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
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于憐給使有生氣也自朝至于日之
中其居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不天文王惟同此抑畏故
得其所也文王之心在于民自不知勤勞如此

而見其微美非素儒比也恭焉敬肅而著其懿德非足恭比也盛德如是故
不以崇高爲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于微賤之小人則懷保之室
家婦孺于若實于懷而予以安全于無告之鰥寡則惠鮮之布以大澤使之復
有生意其心乎保民若此是以勵精圖治朝乾夕惕以至不遑暇食而念加
抑畏務以懷保惠鮮使萬民無一不得其

所而臻于至和之隆風此文王之無逸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于常貢正數之
外無橫欲也中身者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
戒遊佚皆言文王無逸之實

不但已也文王心存抑畏雖于遊豫省耕田獵
故其享國有歷年之示

講武國家所不廢者亦不敢以是爲安而過于
無度其用度樽節故所取于庶邦者惟正額之供獻而無橫徵之累觀于此
亦見文王之心乎愛民而不敢或逸者也是以文王受命爲西伯年四十七
已中身矣而享國又五
十年此則無逸之效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法其文王無過于觀逸

周公又歎息言從今後嗣王不必遠有所
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也

慕惟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觀以察

慕惟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觀以察

慕惟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觀以察

慕惟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觀以察

慕惟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觀以察

政也則克仁慈愛中有剛斷不以姑息為仁也寬仁之法既彰著于兆民則天下皆化其寬能容眾仁足長人而可以為天下君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

仲虺又言人君之德誠能篤實光輝日新不已以足係屬人心不但近者悅服而萬邦亦愛戴而來歸矣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所謂懲昭大德之事何如夫事有當然之準則心有自然之節文所謂中也王必于一言一動無不合于中正之極使民有所觀望而後可義者事之宜事有當然必以義裁決其可否則無過不及而中之

此厥不聽節旨

上舉古人聽言之美勉之此則以不聽忠言之害戒之

此厥不聽節旨

自殷王節旨 此下三節旨三宗文王不惟君臣交修無由致誇即有之亦未嘗忿怒也此節總承上四君之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蓋推本言之哲是心之明處陷其心之所明則身心知行合矣迺字重看下文是迺哲以後事○哲訓智是知民依迺訓陷即能陷無逸之實厥或告節旨

此厥不聽節旨

此承上文迺哲而言非迺哲之實蓋惟迺哲則心無逸而量有容故于小民怨詈亦所樂聞也

此厥不聽節旨

此與上二節反看應前此厥不聽節也

災祥當思玩物之戒逸以節勞瘁必憂德政之妨遊以省耕歛不以無事而空行田以識武備不以非時而輕動四者既省國用有常萬民貢賦惟取正數之供斯為法祖而盡無逸之道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皇自寬曰今日姑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崇歛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言成王于上文訓誥保惠之事而不聽信則臣下法之必變亂先王此日之民非違怨則詛祝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迺哲 人主知之依而或怠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迺哲稱之謂所謂哲也且不徒知之又能就業于身心惕勵于政事各盡其無逸之實所謂謂迺哲也如治民祇懼嘉靖殷邦不侮厥寡咸和萬民皆是此所謂知行合一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蓋三宗文王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心之未至豈特止于隱忍含怒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用行禮者心之節心有所動須以禮樽節其過差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此懋德建中之實也

○克綏厥猷惟后

湯以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異惟人君居君師之位倡導之以教化整齊之以法制則百姓自安于常道矣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此伊尹勉太甲之詞言謹始之道莫大于孝弟如王欲使人人知愛惟自盡其親親之道則凡有親者皆以吾之孝為準而愛自此立矣王欲使人知敬惟自盡其長長之道則凡有長者咸以吾之法為法而敬自此立矣

○居上克明為

嗣王其監節旨

茲字總承一篇而言監兼戒勉二意其者期人之詞○監君子之居勤則思匹四人監小人之縱欲則思懲後王

君奭全旨

首六節言天命係于大臣而已欲輔君以保命我聞曰四節敘商六臣得天之烈而勉以匹休在昔七節敘文武得臣以佐而期以共保前人敷節責以先王付託不容辭告汝節動以喪亂之天之當念于不允節以天眷之當答留之萬葉節以民心之當得留之子不惠節以已之為天民者結之末節因其留弗弔節旨

而以敬嚮之通篇以天民字做眼目此首言天命無常以寓留召公之意

嗚呼君已節旨

此承上天命不可知而敘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見召公之不可去也○我亦至罔尤違作一句看

寬綽厥心亂節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讐于厥身言成王于三宗文王之事誣曰小民怨汝置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不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誣誣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人君之一身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總指上文而言篇末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其以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與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以其首呼君奭故因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詞

弗弔天降喪于殷既降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

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天既下喪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輔君奉天大臣之義若紂無道天不憫恤降以喪民殷已墜天命故我周受之以有天下矣然天命不常我不敢知而謂此基業常信于休美可保無窮若天果輔周之誠我亦不敢知而謂後

來又將失墜而終出于不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望于上帝命弗永違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周公嘆息言召公既

我亦不敢望于上帝命弗永違念天之感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惟在人維持之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辭然求去使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前既有言謂臣小民而祈天命是誠

在我君誠自任矣然在我亦當思天命無常不敢謂上帝眷命為可康寧而

不示念天威之可畏于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且天命所在即民心所在去

就無常其機在人今君乃忘前言辭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之大不能上畏天命下畏民譽乃或違絕佚陞之民光明顯著之德當此之時君為

下克忠

湯之居上則聽斷無所惑邪佞不能欺而能盡御下之道則君人之紀立矣湯之為下則能進賢至于患難無所避而能盡事上之心則臣人之紀立矣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恕以待人廣人紀之資嚴以處已立人紀之正皆湯聖修事也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風愆之訓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已遠足以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洋洋乎其發于先王之言也微而理欲是非之辨精而得失興亡之機彰顯乎此王之

所當敬念者也

太甲

○視遠惟明聽

○天命不易節旨

此緊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其理如此首一句輕起下之詞墜命沒論繼世不專指成王歷者常常履蹈之謂

在今予節旨

此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

又曰節旨

此又承上迪惟前人光二句而申明其所以如此之意○且我欲輔君以嗣先德者亦必為凝命計耳○我字活看不可作周公自說亦不可兼指召公

公曰節旨

此舉商家所以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為輔以見召公未可去也五段平敘不分優劣內俱須點出敬天敬民意○格天者治無不偏與天為一保衡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尚保之不失也格帝者大公至正不愧于天也又王家就政治修明說甘盤高宗舊從學

大臣責無可辭豈可謂退老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不能嗣前人恭天德既失常則實不易保而天亦難信矣故在繼世之君恭明德也

乃有墜失其命者亦以無賢臣輔之而不能遵行繼嗣前人敬天敬民光明大德是以天心厭而棄之耳念及此君其忍失哉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謙言在今我小子旦非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且旦亦知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以匡正之今焜耀以付于冲子而已

冲子小子旦非具有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君也惟啟迪我文武敬天敬民光顯的大德付與我冲子庶前烈焜耀不至過佚耳予心如此君靈獨不念乎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又申言天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

周公又曰天雖不可信然以人事則在我有當容舍文王所受之命也

周文王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既以德而承厥志我今惟以武王之統付于冲子務行而長之庶幾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而必歸于我周而後快也我道如此公亦當同此道矣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父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敘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輔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當天心巫咸止言其父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于三臣也巫咸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

周公又呼召公曰君今汲汲求去亦未聞商諸臣乎我聞在昔商家成湯既受命為天子時其有伊尹佐湯伐夏其德澤廣被一如天之無不偏覆焉成湯既往太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湯顧託以老人居保衡之位王業賴以永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伊尹之子伊陟臣扈兩人來輔修德業滅祚桑之異孚格上帝之心又有巫咸亦能左右王室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宗高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父之功

○德惟聰

伊尹告太甲之詞曰王如欲視九州之休戚利

害則當思夫明則洞燭無窮而不蔽于淺近

矣欲聽百官之謨諫納諫則當思夫聰聰則聲

人心通而不惑于險邪矣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一人有大善之德知行並力思為交盡則遠邇

臣民自然內無邪思外無邪行

莫不一于正矣德無愧于先王

而治自同于先王也

○威有一德

此承上文言六臣能輔君故其效如此也

率惟節旨

此極言六臣輔君有功故天佑多賢而民信之天純佑命本六臣輔天格君來商實總下

內外得人看惟茲至厥辟作一句通承內外有人以起下文惟字與故字相呼應是字後

須繳年所多歷意○命即眷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一不易有隆勿替之謂純佑故商實即

佑也不作推由說秉德明恤串曰罔不知咸是無一人不然正見其實處又者輔助之意

與夾介父之父同一人指成湯諸君

天壽平格節旨

此正欲召公匹休于六臣也天壽就國祚說平格指大臣說此是泛言其理虛謂至保父

有殷句方指六臣平格得天言○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謂至平通格于天蓋至公無私而與天為一也二字串看主德而言保父正

振中興之業此可見聖君必賴賢臣君之所當念也

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六臣循道陳列其功以德配天而享國承上言自伊尹至甘盤六臣皆率循為臣常道效忠匡輔顯

國長久也雖然有陳列之功用保能父有殷之天下以君德則益隆如成湯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天以國祚則承

久而傳世十九歷年有六百之多也保父之功大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爭言六臣輔君格天

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著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

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題又承上言商家六臣各能輔君因此才卜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言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生許多賢

才使商克實而無無才之患內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國之心外則微而小臣與屏藩侯甸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

之臣都稱舉賢能用以輔君之治故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之人俱聽從之而無一人之不信矣由是觀之六臣有益于朝廷公常

思效之也

公曰君喪天壽平格保父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來念則有國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壽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父有殷多歷年所殷紂嗣天位則降以滅亡之威天

豈不私壽之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承之念則有言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善于我新造之邦矣言天命至不其壽人國

家使綿長者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平康正直之德乃克格天心而天斯壽之耳如六臣皆盡平格之實故能保父商家久安長治及至商紂嗣位播棄

黎老無有平格之臣所以天降之罰而遭滅亡之威臣之係于平格如此今汝無汲汲求去勉為國家永久之念則平德格天必有凝固之命而治功文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

尹言民之歸商

非商之有求于

民也蓋民罔常

懷惟德是依同

商之君臣既同

有一德是以小

民愛戴而歸之

耳嗣王可不慎

修其德哉

○任官惟賢才

左右惟其人

庶司百職或守

一方或領一事

者必選有才

德之人任之左

右大臣或決大

此下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申是勸之不已

在昔主帝節旨

惟文王節旨

此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也修和主德

教說而養在其中修我所有之夏使之治而

不亂和我所有之夏使之順而不乖焉已

然得天下雖在武王而其實本于文王○修

有承欽式化意和有涵育薰陶意

又曰無能節旨

此承上節反言之以見文王之有賴于五臣

亦惟純佑節旨

此盛言文王基命由于五臣之助首句提起

秉德至上帝作推由說德節即奔教勉見冒聞

正昭文王處而見冒聞又皆勉之使然惟時

指秉德以下言受命比純佑開一步看○亦

惟照商而言秉德指五臣猶德義德容之類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制中勸懲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而集大命于其躬○又呼召公曰在昔上帝厭紂故降災害于商家然生民不

身使有天下也○可無主申重勸勉武王之德啟其思翼其行以集有天下

之命于其身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執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

若南宮括○言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我周得天下雖在武王而

能修治變和我周所有之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各服從政令涵育教化此

豈文王所獨勞哉亦惟當時佐命之臣有執叔等五臣同心輔佐故能使修

和之澤遍諸夏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受德降于國人

此又反前意而言若此五臣不能為文王奔走于此率迪

其常教則文王亦無此節特反言若無五臣輔文王率迪常教則文

德降及于國人矣○王之德亦不及國人矣可見有君不可無臣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民哉

此上文既反言無五臣則文王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文王有此五臣

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蓋以如是秉德之臣隨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

昭文王

受有殷民

故亦惟天

佑之所以

然

昭明文

王修

和之澤

遍

諸夏也

又曰無

能往來

茲迪彝

教文王

受德降

于國人

也用人之要如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亦見四人不以功成而退意○有祿句當活
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後暨二句輕帶過以起
下文後字不必泥昭字亦與上同內帶迴字
意乃輔其布德也

今在予節旨

此告太甲以取
善之要言君子
之發善求之貴御
廣而擇之貴精
彼天下之善無
窮若執一而求
之則隘矣故德
無常師凡有一
言之合道一事
之可法者即兼
收之而無遺則
天下之善皆我
之善矣然使逐
一而主之則難
矣故善無常主
或窮其源或溯
其流必融會貫
通務求至當則
吾心之一善有
以統天下之萬
善矣

上言文武之得臣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
王之無助尤不可不匹休之也
纂誕無我責之上蔡傳疑有關文據孔疏體
會周公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無責我之留
而已收罔不及蔡傳以為未詳若曲通其
義則朱氏引呂祖謙之說亦可以備一解也

君肆其監節旨
此申結上五節以留召公之詞按指上文所
陳文武資臣為治乃期召公共濟之言皆是
此句虛下正見不可不監意○裕對狹看去
則為一身安逸計所謀者狹不去則為國家
長遠計所謀者裕

前人數節旨
此以顯命留之數心命汝即指顯命曰以下
便是明勗二字串貫至大命偶王二句正明
最處○且君獨不念前人之命乎○偶王二
句註以如耕如車作喻意似兩平然細玩白
文原是串說

○俾萬姓咸曰
大哉王言又
曰一哉王心
克綏先王之
祿承底燕民
之生
此言一德感應
文原是串說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于克

與武王大奉天威往伐有商盡誅滅虐民之人與我周為敵者此四臣又念
禍亂雖除德澤富敷又竭力宣布用昭武王之德覆育于天下使天下之人
涵濡教化大盡稱武王聖德四臣
之功大如此今日其可無老臣乎

今在予小子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任位誕無我責收罔最
不及焉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聞

豈能獨濟予往與汝召公其其濟可也況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
誕無我責上疑有關文收罔最不及未詳者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
人之德不及于民在郊之風將不得

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憂恨如游大川茫然不知津涯我自
今以往惟是與汝同心輔治共濟艱難耳蓋嗣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
等正賴賢臣夾輔汝不可以此專責我而求去也若汝欲迹而退不肯勉力

以助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將民怨
尤無由致祥而在郊之風安得聞其聲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聞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

所以寬裕之道勿決隘求去○文歎息曰我望汝共濟皆懇切之言君宜監
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文視于此不可忽也蓋我周文武受命固有無
窮之美然文以五臣而修和武以四臣而佑育是亦大艱難也夫得之既艱

則保守之責我二人不容辭故我告君以寬裕之道務展布心胸為久遠之
計若必汲切求去則嗣王之德無由開明故我拳拳
留汝正不欲使後人迷惑失道耳公其可不留耶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實乘茲大命惟文王
德丕承無疆之恤聞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

并力一心以載天命言文如此而可以去乎○當時武王歎心腹將付託之
言盡以命汝使汝居三公之位為下民準則當時顯命之詞曰嗣王幼冲汝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託如車

之機而并及其
效也人君之德
果能純一不雜
布之號令自然
感動人心將使
萬姓咸頌王言
之大又頌王心
之一矣一德之
感應如此不但
是也先王成湯
固以一德受天
祿矣王能一德
則有以保其緒
業而克孚先王
之祿先王又以
一德致民歸矣
王能一德則有
以撫其生民而
永貽樂利于無
窮一德之效驗
又如此

○時敢不祇若
王之休命
此說答高宗欽
予時命之語也
言王命臣以進
諫誰敢不思盡
忠補過以敬順
王之美命乎王
亦惟從諫是務
耳

○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惟臣
言不怠是用功
字不冒二句正
其實也

告汝朕節旨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詞揭出天威二
字欲以動召公之聽也○且汝至天威作一
氣讀正朕尤所在乃隱括前十數節意而言
之也

予不允節旨
此言天眷當答蓋以天命留之予惟四句推
致詰之意天休滋至對上受命有祿深一步
看其汝上要補召公體滿意○敬德用賢平
看謂召公之去不過以盈滿為懼則當益自
敬德可也明我俊民可也

篤棗節旨
此言前功當修蓋以民心留之今日休以上
是敘其已然之功我威成以下足勉其未至
之積不冒二句正成文王功之實海隅出日
舉這以包近也○篤棗單指輔成二言前裏
我是將然之詞此篤棗是已然之詞今日休
指民罔尤違不可涉天命上文王功就治化
言不怠是用功字不冒二句正其實也

之有馭并力一心以乘載天命蓋今日之天命文王以德受之後人當追念
文王之德常恐失墜其受此無疆之憂可也武王命汝如此今汝豈可委而
去之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聞君者尊
者又呼其官而名之又告汝以我之誠汝能敬以言又言我今告汝以我之
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則當大念天威也言誠意汝太保君奭其勿
忽之也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汝其敬慎不怠以我之
言監視殷紂之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

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聞言我豈不信于人而若
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
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帝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無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且
曰在汝推遜後人于大臣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時乎我
前勉留汝其言豈不足信而諄諄告汝乎我意惟曰國家王業文武以五臣
四臣輔之今其責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契合于二人也則曰是誠
在我二人矣況今天眷我周方興未艾就是我二人竭力猶恐不能負荷汝
若以此為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答滋
至之天休使他日國家隆盛汝欲推讓其位
以付後人我亦不禁汝也今則豈可去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
罔不率俾聞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能用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
不臣服然言篤于輔君者推我二人君則保受民德以誠和小民我則不
後可也言迷道致以誣保受我民同心協力交修共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
美民心大順萬邦咸休而我之意尤樂與汝共成文王修和見冒之功于
不怠庶幾大其覆冒至于海隅日出之地無不率從則不止于今日休而為
信能成文王功耳否
則未可以言去也

又欲若惟民從

說言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

法天以爲治今

夫天聰無不聞

明無不見惟其

公而已人君居

天之位爲天之

子時時奉天爲

法律凡一切起

罰皆出于公而

予不惠節旨

此中上二節而結其意多詰只指上一節不

必稍通篇蓋前所詰已備而又爲天命之語

故曰多

君惟乃知節旨

此因召公之留而節道之欲其治民以凝命

于無窮也民德指向順一邊初終皆指民德

言亦罔不能能字當善字看

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而言皆敘其已

然之美也○所謂率德改行者何如

蔡仲之命全旨

首節本序也下皆命仲之詞小子胡節欲其

敬以就封是一篇旨子爾尚恭節追其行

之美皇天以下正教以後此之敬總重敬字

而要之能敬在慎始始在盡職盡職在卒

忠是慎厥初三節正敬實際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予惟用閑于天越民言我豈不順于理而若茲多

斯民之無賴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聞上章言

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歎息謂召公諄諄之久惟汝知

民心之向順蓋民心亦罔不能其初今日罔允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

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語往敬用治不謂周公于篇終歎息說天命之去

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遺就職之辭留保于民心之向背汝諄諄已

久必能周知民情今日民無怨尤固善于初然思其終則民心難

保最是可畏汝其祇順我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可也

蔡仲之命賢成王復封之蔡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仲流言者倡亂以搖周公欲傾覆社稷故致辟于商致辟者誅戮之也因蔡

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仲叔之子

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

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

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邇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

王之聲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爾愆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

故曰邁迹自身克敬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

謂邁迹也率乃文王無若爾考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

于亡

蔡仲之命多方

當理使不合乎

皇天節旨

時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又必虛心裁度隨時處中不戾乎時措之宜而後可動蓋時即天理之流行而不滯者也處事如此則憲天之道德

慎厥初節旨

此欲其明謹始之道首句虛講下四語是推能謹之善與不謹之弊正發明所以當慎意且謹始之道亦不可不敬焉

懋乃節旨

此欲其謹侯職也五句平看以字不必泥又在盡侯職○續泛指功業言

率自中節旨

此欲其守中道也中者吾心自有之理而出治之原首句重然且尚虛下三句正其實抑汝之所當敬者不尚有中道之可守乎

小子胡節旨

此勸造就國而叮嚀以告之○朕命指上四節

多方全旨

首節著作誥之由周公曰十八節示以宥罪之恩而極言天命之不可干予易取四節申宥罪之意而以天命勸戒之總上二十

首節旨

此史敘作誥之由○周王三伐奄誅討時一大詰時二至是滅之三○成三祀洛歸周即

王若日節旨

此先示以宥命之恩以起其聽命之心○所重在殷故又專提殷侯尹民告之謂之尹民

于亂爾其戒哉

善不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不端而無不可為之惡可不戒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惟思也思其終者勉汝所立之功親鄰之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理而無過不及之差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成王初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曰王若曰者周公傳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所主在殷民故又

提殷侯之止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求爾志于祀罔言商奄人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曰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震于

謨訓中所言修

身治天下之道

講明而切究之

則義理有得功

心而可爲建功

立事之本矣

惟學焉志務

時敏厥修乃

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

此所謂學古有

獲也爲學固在

學古然義理無

窮工夫易聞必

須早遜其志不

可有自足之心

又必時時鉅求

不敢有自止之

念誠能謙以受

人勸以勵己如

此將見日有就

月有將而進修

如水之來矣由

是見聞日博事

業日廣而修治

之道有不充積

于厥躬者乎所

謂學古有獲如

此

惟教學半念

終如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

此示以爲學之

全功也始而爲

蓋商舊時治民之官

洪惟圖天節旨

此以商奄之所以亡以見天命不可妄干也

且爾亦知商奄之所以滅乎

惟爾降節旨

此下四節舉夏之所以失天命者示之○欲

知商家之亡盡觀之夏事乎

厥圖帝節旨

此承上節而極言桀之惡也○夫天命在民

斯民之意不專指衣食凡民所持以生者皆

是

天惟時節旨

此承上節言桀之亡也末節重湯興上顯休

命者顯然休美之命明白正大而非圖度

惟天不界節旨

此申上三節之意而言桀之所以亡也○不

界純承上刑殄來推所以不界純之故由下

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也

乃惟成湯節旨

以下四節言湯之所以受命及其繼統之盛

爲下言紂張本此節先言湯之興以其能得

民心蓋民之所嚮即天之所界也

慎厥慶節旨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厥麗指仁言人君

所持以悅民者全在于仁君者君之所依

以至子帝節旨

上言商先王以仁創之此言商後王以仁守

之見其傳世家法積累維持之遠也明德就

修已說慎罰就治民說

要四節旨

此申明謹罰之化民也○謹罰何如

今至于爾節旨

此對上四節看言先王以仁而保天命今以

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則割夏邑

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于民倚麗以生者皆抑遏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

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變惑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

于泰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

憤者則曰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于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爲

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

惟天不界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事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

保享于民乃膏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于亡而桀所敬之多者皆不義之民同惡相濟大不能保享于民乃

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所以速于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爾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也民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

當罪能用以勸勉者而

赦過亦能用以勸勉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

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憫也

嗚呼王若曰詒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上文言夏殷之亡

庸用也有心之謂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上文言夏殷之亡

學所以明德內
聖之學所以立
其體也終而教
人所以新民外
王之學所以達
其用也故教人
亦居爲學之半
焉然工夫不可
無間又必一念
始終常在于學
自學固不厭誨
人亦不倦至是
則工夫日益密
所得日益深向
之修而來充而
積者渾乎無迹
之可窺而莫知
其所以然矣
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
承上式克欽承
來言君德無愆
則說可以欽承
君意廣求俊乂
之士因才器使
列于庶位大者
格心論道小者
效力宣猷使之
同心以匡乃辟
矣

不仁而失天命也
詰銘爾多方節旨
上既陳夏商之亡此又嘆息言其所以亡者非天有心以去之以起下文之樂紂自取之意自此至爾多方俱示天命之不可妄干

乃惟爾辟節旨

此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也

乃惟有夏節旨

此言樂之自取其亡也不惟樂自取也乃惟爾商節旨

此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再以紂言之以上三節雖以樂紂並言意重紂上

惟聖節旨

此申言紂惡自絕于天亦即非天有心之意乃承上起下之詞首二句泛論下方指紂

天惟節旨

此承上罔可念聽而言爲下節張本

惟我周王節旨

此承上文言文武備君德而膺天眷也○紂既失君道多方中又罔堪眷顧

今我曷敢節旨

上既詳示天命之公此復申明前天降爾命之言以感動之也

爾曷不節旨

此與下節一勉一戒皆責以遷善之實也此節則勉其所當爲者分三段看是未然事○我之欲降爾命如此則既蒙宥罪之恩當圖

說聞言有感乃

說拜手稽首此與下節一勉一戒皆責以遷善之實也此節則勉其所當爲者分三段看是未然事○我之欲降爾命如此則既蒙宥罪之恩當圖

子之休命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說聞言有感乃

因言非天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樂紂自取滅亡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膺有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佚圖度天命殞膺有辭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爾紂其政不集于享而集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綱罔天惟降時喪爾紂以逸居逸淫而無度惡不悉進而怠惰天以是降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能爲聖矣紂雖昏愚天亦未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觀覓于紂觀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無奈紂無可念可聽者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爾厥爾多方罔堪顧之爾紂既罔可聽念天多方大驚動以視祥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罔堪眷顧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畢殷民尹爾多方文武善承其累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

方爾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界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我今何敢如此多詰我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敗

爾田爾曷不惠王臨天之命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

則緒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

順我王室恪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爾乃延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

拜手稽首以復
于王曰輔君安
民天子之休命
也敢以此美命
取之于已自信
吾力之能勝揚
之于衆自諒吾
言之能踐說之
復于高宗若如
此可見其直以
成湯望君而以
伊尹自待矣商
之所以中興也

周書武成
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
史臣言武王思
天下不能獨理
于是建立公卿
百職之官惟用
賢而有德者而
不肖者不得倖
進也在以而任
禮樂刑政之事
惟使才而有能
者而不才者不
容濫及也
信義是人君所
立則本至誠以
治天下而發號
施令莫非實意

爾乃迪節旨
此節戒其所不當爲者分四段看是就已往
而警其將來之詞○若所當爲者不必爲其
不當爲矣

我惟時節旨
此承上文而嚴其詞以禁之○且爾獨不念
我平日待汝之恩乎

獻告爾節旨
此即臣洛之久以感動之雖兼多方實重殷
士邊○自此至祚告爾命嚴殷侯以正民之
戒與此節殷侯正民句相應

此專告受職于洛者胥伯正其三等八梟指
化殷之事言下二句俱是此亦教民由在位
意
自作不和節旨
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期其盡長治之職也
所謂罔不克臬者何如○明者曉然于人
道之當盡非復前日之冥頑也
爾尚不思節旨
上節言和身睦家以化民之事此言正已用
人亦化民之事也尙字作未然之詞穆穆即
上和身睦家標表不必又作一層○爾邑克
明則頑民不必畏矣○重正已用人特帶說
耳
爾乃自時節旨
此上承三節而勸之以休使之有所慕此分
保業得天得君二段俱預期之詞○胥伯多
正果能罔不克臬如此○尙爾事句只輕帶

忱于正
爾乃屢臨不靜自取滅亡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也耶爾乃大不安
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
耶此責其
不可如此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
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爾我惟是教告而誨諭
囚之今至再三矣爾不用我降爾命而猶叛亂我
乃大罰殛爾非我周持德不安靜惟爾自速其罪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爾監洛邑之
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謂臣我監也言商士
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于今五年宜不復反側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爾受職于洛者也其臣我監亦久矣且罔
反側而不
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心不安
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和之至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思
以相愛然有文以相接爾德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
爾尚不思于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謀介爾言頑民誠可畏矣
畏思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悖戾之氣又能簡
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尙何可畏之有哉
爾乃自時洛邑尙秉力敗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
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爾將昇于爾我周亦將大介助賚錫于爾啓迪
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
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

之以威使之有所畏也○多

王曰節旨
此詰告將終又申示以致告之意也
又曰節旨

此又示以更始之辭乃諸畢之餘意也○爾亦指殷多士言不必泥註民字

卷之三

爲修身之要人
君欲修其身莫
大于五事故次
以第二疇蓋敬
爲養民之具人
君既修其身則
可以治人故次
以第三疇蓋敬
所以成身農所
以厚生也

此篇總是周公欲成王慎于用人也以三言爲本以知恤字爲主首節率羣臣進言而見用人之道在于知恤古人之不能法者以爲之戒知恤而各言其後人之不能法者以爲之戒亦越文王十節舉文武之知恤而見成王之爲之後者常以爲法自古商人二節又總括三王用人之道而言有國者當去僉人而用古士以總括上文之意今文子以下又言治獄用兵尤當任人而并戒後王以知恤示後臣以敬獄見無時不當慎于用人也

此成王初政周公率屬告君欲其謹于用人也○知恤下要補王當謹意

古之人節旨
此言禹之知恤而興也顯俊句是求賢以爲

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語命爾則不能享上凡爾之臣亦惟曰我不
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俾爾
離爾土雖欲敗宅尙可得哉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爾爾我豈若是多誥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手和則無我怨爾之更始故曰惟爾初不克敬手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

立政
此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人綏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辭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

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御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常
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事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常謹者周公曰
是歎息之言曰美哉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恤者鮮也常伯發言之詞謂王雖幼冲今
已嗣位爲天下王矣凡在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而告以君道之大可矣王
是羣臣咸戒于王曰人君治世固無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之大者王

今左右之尊臣有牧民之常伯有任事之常任有守法之準人是大臣之長也左右之望臣有掌服器之綴衣有執射御之虎真是近臣之長也一則官居密勿一則職別休沐茲凡此人所當謹者然羣臣之言引而不發尚有待于周官故周公卽發之曰休茲凡此人所當謹之職不同而或爲天子股肱或爲天子心膂豈不美哉但人君用人尊者易疏親者易狎知憂者實鮮人君可不以得人爲憂而簡任于始保全于終哉

白之人迫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繼俊尊上帝迨知忱恤于九德之行乃敢告厥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